

戰天京

晚清軍政傳信錄

譚伯牛著

岳麓書社



戰天京

譚伯牛
著

岳麓書社

· 长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谭伯牛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6. 6

ISBN 978-7-5538-0590-0

I. ①战... II. ①谭... III. ①军事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IV. ①E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8225 号

ZHAN TIANJING WANQING JUNZHENG CHUANXINLU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作 者:谭伯牛

责任编辑:陶嵘玲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张发财

美术编辑: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960×640 1/16

印张:21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5538-0590-0

定价:48.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自序

此书初刊于甲申，再印于甲午，今年这是第三版。

吾友张发财兄，知名设计师，遁居粤西，而雅好谈史，读者甚众，其名大著，人渐忘其本业。辛卯，与我订交，尝谓《战天京》初版封面，极有特色，问有何特色，曰，明明是正版书，看上去特像盗版，难能可贵。愧无以对，乃约定，其书再版请他设计封面。

岳麓书社，老牌古籍出版社，历年整理出版大量近代史文献，令人获益匪浅。今春，蒙总编辑曾德明兄不弃，允为再版拙撰，又令我深抱惭感。

于是，增删旧稿毕，请发财兄做设计，才有了这张“一将功成，骨山血海”的书皮。“骨山血海”四字，曾国藩起兵初期，公牒私信中常用语也。

其书主要内容，描述湘军与太平军的攻防，遂集双方主帅之字，以为题签。封面三字，集自曾国藩手书《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他尝说，写字当如少妇谋杀亲夫，既美且狠。未知这副集字能当意否。封底三字，集自洪秀全手书谕薛之元诏，其书或不及曾，然而自有一种枭雄气概。

略述此书设计与出版的因缘，志以友谊，并以为序。

丙申馀月念日谭伯牛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 / 001

三个湘乡人 / 003

团练之弊 / 006

新 军 / 010

起 隙 / 013

出长沙记 / 015

决 裂 / 019

猪子出得湖 / 026

办与朕看 / 031

祺 祥 故 事 / 047

文宗继位异闻 / 049

咱们旗人混蛋多 / 050

圆 明 园 / 054

清文宗不是汉武帝 / 058

“肃党”和“后党” / 061

太后垂帘的阴谋论 / 066

祺祥政变 / 081

战 天 京 / 089

势围和力围 / 091

二李战一曾 / 094
曾九呆子 / 096
奏折速成培训教材 / 103
李泰国舰队事件 / 112
替补队员李鸿章 / 126
李鸿章告别青涩岁月 / 130
苏州杀降 / 136
曾九的禁脔 / 151
战 天 京 / 173

白云可杀不可留 / 179

夺 枪 / 181
病 退 / 184
入 京 / 190
绑 架 / 198

附 录

陈国瑞与谭廷襄书 / 203

相期无负平生（上） / 207

忘八蛋，滚出去 / 209
“著名劣幕” / 211
有忍乃有济 / 214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 217
出 幕 / 221
迂琐的郭巡抚 / 227
纯刚与至柔 / 235
查办亲家 / 241

向亲家诉冤 / 245

相期无负平生（下） / 251

挽 联 / 253

左宗棠论夺情 / 255

伪幼主是死是活？ / 261

文人李元度 / 271

烈女怕缠夫 / 278

道旁苦李的蒂儿 / 282

相期无负平生 / 290

曾九暴富传说 / 297

天京的圣库 / 299

曾国荃在富豪榜上的排位 / 303

算术可以破谣 / 306

传说的背后 / 310

引用及参考书目 / 315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



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把湘军活生生“枯”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递相沦谢，后继无人，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官方吝于给饷，晋、陕、川、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票，全靠湖南协饷和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形格势禁，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顿兵不战，坐耗军需”^{〔一〕}，严词诘责。

〔一〕

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

〔二〕

《统筹全局折》（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一）。《曾国藩全集》，下文简称为《曾集》。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二〕}，这是曾国藩当日向皇上哭诉的哀辞。既是杜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差不多五年时间；这五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三个湘乡人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王鑫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曾国藩开始筹建湘军。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到了67%。而湘军草创，分别率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鑫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整合。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一〕}。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扛过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

〔一〕

《罗忠节公神道碑铭》，
《曾集·诗文》。



罗忠节公祠遗迹。罗泽南故居在湖南省双峰县石牛乡湾洲村三柱组，2010年10月，李志和先生领我去瞻仰，故居边上就是他的专祠，可惜皆已残败。

〔一〕

《清史稿·列传》卷一百九十四。按，此事最早的出处或在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三：或问公（泽南）读何书，公曰，吾只玩味《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无他兵法也。

〔二〕

《致严仙舫》（咸丰四年八月十五日）：“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见《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左宗棠全集》，下文简称为《左集》。

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一〕}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二〕}。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作，与太平军展开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王鑫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

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叽里呱啦，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地对他发脾气：“璞山（鑫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王鑫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决裂。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鑫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一〕}，引为臂膀。但是，王鑫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思想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

〔一〕

《批管带左营湘勇候选县丞王鑫禀》（咸丰三年七月）：“以极疲之卒，当极骁之贼，而能尽力苦战，大获全胜，真可爱也。”见《曾集·批牍》。



《王壮武公遗集》书影。王鑫是湘军初期的重要统帅，尽管他与曾国藩翻了脸（很难说是王鑫错了），后来他并不埋怨曾国藩，还写信给曾，表达尊敬与赞美。只是王鑫英年早逝，迄今知者遂少，可叹。

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鑫都能设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团练之弊

当日练勇的指挥权并没有明确指定由曾国藩掌握，也就是说，曾国藩没有被授权指挥哪些具体的将领和士兵。圣旨所谓“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指令，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帮同”的意思，就是协助巡抚办理团练和剿匪，至于怎么协助、协助到哪一步，就是天意高难问，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哪算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咸丰皇帝故意搞模糊政治，一开始就有提防不肖臣子拥兵自重，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远见卓识。导致这种模糊局面的形成，原因不在于咸丰，而要归咎于咸丰的爷爷——嘉庆皇帝。

嘉庆元年，川、鄂、陕、豫四省交界地区，白莲教起义开始蔓延，此起彼伏，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单凭国家正规部队——绿营兵的实力，已经收拾不掉这个围剿与反围剿的僵局了。恰在此危急时刻，古意盎然的保甲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

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政、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做“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做“降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隶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定太平军么？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

面前，人人平等。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被追杀，虽然攻城略地，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洪秀全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做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胡林翼在湖北做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一〕}。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二〕}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三〕}。太平军中石达开、李秀成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众所周知。其中下层将领中，也不乏曾天爵、宋关佑那样能行“仁义”的“君子”^{〔四〕}。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都举行过科举考试，开考之日，应者云集^{〔五〕}，其中就不乏刘鹏、王弢这样学高才大的读书人。围城官绅中，固然有满门自杀的忠臣孝子，也不乏进言上策的“贰臣”“劣绅”。曾国藩一直敬慕的桐城

〔一〕

《敬陈湖北兵政吏治疏》
(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胡林翼集·奏疏》(一)。

〔二〕

胡林翼原话不可见，但是通过左宗棠咸丰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给他的回信中可以知道他曾经有屠城的念头：“崇、通、兴国、通山，天下之乱国，鄂省之贼子也。取而坑之，乃足快意。”终于还是被左宗棠劝阻。见《左集·书信》(一)。

〔三〕

《与李元度》(咸丰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曾集·书信》(一)。左宗棠也说：“江西士民以畏贼之故媚贼，且为贼效死以捍援师，居然别一天地矣。”见《答王璞山》(咸丰六年)，《左集·书信》(一)；甚至袁州被围攻，太平军拟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见《致胡润之》(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左集·书信》(一)。

〔四〕

《与王璞山》(咸丰六年)中说镇守崇阳的曾天爵是“贼中之循吏”，镇守广济的宋关佑是“贼中之孝子”，民心颇向之，见《左集·书信》(一)。

〔五〕

罗惇齋《太平天国战记》：“开科取士，试者二万余人，状元王弢。”

派古文大师梅曾亮、著有《艺舟双楫》的包世臣和鼎鼎大名的魏源，就住在李世贤的侍王府，每日优游谈宴，此间乐，不思蜀矣。^{〔一〕}

当日的太平天国，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辨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权，一旦分兵四出，“吊民伐罪”，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绝不是区区团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绿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于无、权当摆设的程度^{〔二〕}。从广西到江苏，从追剿到围攻，派遣防剿的钦差大臣，如赛尚阿、向荣、琦善所率部队，大多时候只是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

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沉沉云阴轰轰雷，将谓士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三〕}

绿营将领讲究“天时”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想象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器械优良的另一支政府军——太平军，而看不见绿营的

〔一〕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纪先师容纯父先生》。

〔二〕

清朝的正规军队，本分为八旗和绿营。八旗由旗人组成，绿营由汉人组成。咸丰以前，八旗兵约二十五万，绿营六十四万。入关以后，旗兵就开始腐化，逐渐丧失战斗力。康熙以后，国家统治几乎就全依靠绿营了。但是，嘉庆年间，没有团练帮助，绿营不能抵抗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时期，绿营建制军队还不如三元里的市民更能重创英军。这就说明咸丰以前，绿营的生命力就差不多消亡殆尽了。而太平军广西起义不过万人，其中死党能战者不过三四千人。驻广西绿营额兵当时有两万三千多人，士兵一万四千人，随即从云、贵、湖、广等邻省陆续调来十几万绿营兵，竟然还不能将太平军封锁在广西境内，任其北上东下，声势暴长，酿成十几年的动荡局面。可见当日的正规部队，实在只是聊胜于无。参看罗尔纲《绿营兵志》。

〔三〕

金和《秋螭吟馆诗钞·椒雨集》卷三。

〔一〕

《派宋梦兰办理皖南团练片》(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曾集·奏稿》(二)。

影子。太平军旁出攻掠,都有后勤保障,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内无长饷,外无救兵,和嘉庆年间相比,主客易位,攻守逆转,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割。所以,练团数年,没有一点成效,“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股、专守一城者”^{〔一〕}。

新 军

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局。

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思考。咸丰元年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一八四〇年以来,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万,余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戊申年统计数据);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极,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而本质的原因则还在于兵不可用,不裁白不裁。绿营兵之腐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不借助团练之力;鸦片战争中